

“替跑”的是山路,贴近的是真心

见习记者 杨云寒
通讯员 马淑妃 胡江丽

从山脚的缙云县东方镇出发,沿着302省道一路向东行驶20多公里,到达海拔400米的三溪乡,这条山路虽然不算崎岖,但对于三溪乡的村民们来说,进出一趟并不轻松。

尽管已经调岗半年有余,但民警周丽珍对这条山路依旧非常熟悉。在东方派出所户籍岗位的7年里,她沿着这条山路来来回回回了7年。

“于我们是20公里的里程数,于那里的村民,却要翻山越岭、转车换乘,花费半天时间甚至更多。我们把公安服务送进去,相当于替村民们跑腿,我们不觉辛苦,觉得值!”近日,周丽珍回了趟三溪警务室,在去往大山深处的警车上,“故地重游”的她感慨地说。在她眼中,这是一条“替跑”之路,而这不仅仅是她的“替跑”之路,也是东方派出所每一代户籍窗口工作人员的。



周杰熠在三溪警务室给大爷补办身份证

“替跑”的传统

三溪乡是缙云最偏远的乡镇之一,这里的户籍人口8000多人,留在本地居住的只有一半,基本都是留守老人和儿童。乡里每天只有早上和下午两班大巴出入,如果要去附近的东方镇上办事,还得中途转一趟车,外出一趟至少需要半天时间。因此,村民们大多不愿意出去。

2009年,东方派出所在三溪乡设立了三溪警务室,把便民服务也带进了山里。

“那时去乡里走访,很多群众提到办证麻烦,迫切希望我们帮忙解决。既然他们跑出来不方便,那我们就跑进去。”东方派出所教导员吕原源说。

最初的三溪警务室没有设办证窗口,所里警力又有限,民警便找到三溪的村干部,请他们在工作之余替当地群众代跑代办公安业务。“每个月,村干部都会不定期到乡里开会,如果村民有办证需要,就麻烦村干部上门把材料收集起来,来乡里开会时带到警务室来,然后民警送去派出所办理,办完后再让村干部捎回村里……”

虽然这样的“替跑”路径行得通,但民警们还是不大满意,“村干部已经很帮忙了,但对办事群众而言,还是慢了一点,而且有些业务,比如办身份证,还得群众亲自跑。”于是,东方派出

所转变思路,变“村干部代跑”为“民警上门跑”。

每月农历逢三逢八,是三溪乡传统的集市日,村民们都爱来到三溪警务室附近的集市赶集。民警们决定,每逢集市日,把派出所户籍窗口搬到三溪警务室,就近帮村民们办理各类公安业务。这一举措一经推出,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。

周丽珍记得,每回去三溪警务室办证,那里总是热闹非凡,很多村民甚至一早就在警务室门口排起长队,“多的时候一个上午就能办十几项业务”。

后来,为了更加方便村民记忆,东方派出所把“下乡”办证时间固定为每周三上午。这个“替跑”的传统延续至今,仅近三年来,东方派出所就在三溪警务室为村民办理各类公安业务940余次。

喜糖的故事

今年7月的一天,恰逢周三,村民吴阿姨早早来到三溪警务室,往户籍窗口放下一把喜糖喜烟后,一溜烟跑了。这背后,又是一个暖心的“替跑”故事。

吴阿姨的女儿小应在外地定居,因要办理结婚手续,小应让吴阿姨把家里的户口簿寄过去。可是,吴阿姨却不小心把户口簿弄丢了。

距离女儿计划结婚登记的日子只剩下两天了,吴阿姨既着急又愧疚,急得团团转。就在这时,她想起,每周三上午东方派出所户籍民警朱琳君都会来三溪警务室办业务,还留下过联系方式,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朱琳君的电话。

“阿姨,您别着急,我们来解决。”此时的朱琳君正怀着身孕,已临近生产,但得知吴阿姨的情况后,依旧决定“替”她跑一跑。

朱琳君了解到,三溪乡每天早上8点多会有人来收快递,“只要赶在明早这一班快递发车前,把户口簿办好并寄出去,应该还能赶上领证时间。”朱琳君一边安慰吴阿姨,叮嘱她提前准备好相关材料,一边着手安排第二天的工作。

次日早上6点不到,天刚蒙蒙亮,挺着大肚子的朱琳君已出发,带着制证设备赶到三溪警务室,当场为吴阿姨补办了户口簿,并赶在快递发车前寄了出去。

朱琳君休产假后,“替跑”的接力棒交到了周杰熠手里。

周杰熠是一名新警,今年刚从警校毕业,接触户籍工作才2个月。在学习熟悉户籍业务的过程中,听同事讲起了这个关于喜糖的故事,周杰熠暗下决心,“我要好好干,一定不能在我这里掉链子”。

又一个周三上午,周杰熠坐在三溪警务室窗口前,为一位83岁的大爷补办身份证。毕竟刚接手不久,调试设备时,周杰熠有些手忙脚乱,大爷随后对她说的几句话,令她感动不已。大爷说:“小姑娘,别着急,还得感谢你,替我们跑这么远的路来办事,辛苦了!”



吴阿姨放下喜糖喜烟就跑走了

寻「耳」记



找回的人工耳蜗外机

(上接1版)

重大发现

漫长,亦或短暂的一夜,终于过去了。时针指向了25日上午9点35分。

杨琦已经在电脑屏幕前坐了整整一夜。沿途的机位,他一帧一帧反复查看了近10个小时,一无所获。

就在此时,屏幕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——

这是樟潭街道下张农贸市场附近的一个机位,显示的是24日下午4点37分左右的画面。“据文文奶奶说,她曾带着孩子从农贸市场出来,然后去了边上一家超市。通过监控,我确认了这个说法,祖孙俩确实在画面中出现过,文文还哭闹了一会儿,而她们离开的时间差不多是4点半。我想,如果耳蜗外机是在这一带丢的,那么以这个时间节点为中轴,重点查看它前后的时间段,可能会有发现。”

画面左侧是农贸市场,正中的街上车来人往,一如往常。但凭着高度的职业敏感,杨琦发现,画面左上方一个棚子附近,有三位女士带着一个小孩短暂停留,期间,孩子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下蹲动作,要是不仔细看,完全不会注意。

“孩子个头很小,位置也很偏,而且跟着几个大人,很容易被忽略过去。”

杨琦留意到,这个孩子起身后,手上似乎

在挥动着什么东西,那东西太小了,监控里根本看不清楚。但他突然有一种直觉:孩子手上拿的,很可能就是人工耳蜗。

“因为时间、地点都对得上,而且看他的行为,似乎是从地上捡的,逻辑上也说得通。”

他赶紧汇报了这个重大发现。经过排查,警方联系上了孩子的家长,家长说,孩子昨天跟大人上街时,的确捡到了一个小物件,不知道是什么,现在东西就放在家里放着呢。

同事赶过去时,通宵没睡的杨琦却毫无倦意,反而有些忐忑:万一不是,那还得接着找啊。

电话响了,他接起来一听,那头传来激动的声音:“老杨,找到啦!就是它!”

工作室里一片欢腾!

尾声

接过民警递上的人工耳蜗外机,文文的爸爸激动得不停用手擦着眼角。

大家小心翼翼地为文文戴上失而复得的小“耳朵”。刚才还很安静的文文,立刻变得活泼起来,“嗯嗯”地回应着呼唤她名字的老师,还害羞地用小手给大家做了个“比心”的动作。

那一刻,亲历了“寻耳记”的朱潇程感觉心都要化掉了。

“希望她能听到这个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声音。”



谢谢,比心!